

世界人民的道路

中外出版社印行

И·安奇斯基
С·巴爾基古爾
合著

世界人民的道路

中外出版社印行

世界人民的道路

編著者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三)〇六七九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總經理處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益智書店

唐山永安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世界人民的道路

U·安奇斯基
C·巴爾基古爾合著

『我們正生活在一切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世紀裏。』

——莫洛托夫

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舉起偉大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旗幟，天才地判定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預言資本主義崩潰的不可避免性，並且提出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綱領和社會主義革命綱領以來，已經一百年了。

這是緊張的，日益壯大的鬥爭的一百年：由幾百幾千萬勞動者自發的暴動而進入到千萬人有計劃有組織的運動，由地方性的鬥爭進入到總決鬥，由罷工進入到社會革命！

三十年前，俄國革命的爆發摧毀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鎖鏈，共產主義從幻想變成真實的強大的力量。在列寧——史大林黨的領導下，蘇維埃俄羅斯展開了社會主義的世紀。資本主義已進入它的總危機時期。資本主義不再成爲包羅全世界的經濟體系了。由於蘇維埃人民的英勇鬥爭，在全球六分之一國土上建立了社會主義——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規定了全體人民的平等義務，獲得了同工同酬。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特徵，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力量的削弱和瓦解；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和民主力量的不斷增強。

以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爲基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聯盟和法西斯國家同盟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歷史地符合了蘇聯反希特勒德國的衛國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和法西斯主義的粉碎使世界資本主義的地位大大地削弱而民主力量 and 社會主義力量却更加強固。中歐和東南歐諸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這些國家的人民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基礎，並走上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道。帝國主義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上的基地也動搖了，東方各民族已聯合起來走向反帝的陣營。在幾億人民的中國展開了脫離帝國主義重壓的解放鬥爭。一億七千萬中國人已建立了自由、民主、新生的中國，北韓一千萬的朝鮮人已解脫了帝國主義的桎梏。現在已有各國和各民族的五億人民，也即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人民解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各國人民是在不同的條件下以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速度作反對帝國主義羈縛的鬥爭。但是他們都鋪起了前進的大道，走向進步，走向共產主義的大道。

*

*

*

資本主義制度的削弱不僅是因爲它的地盤縮小，而且因爲資本主義遭受着日益強化的內在矛盾的損蝕。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表現在：戰爭的頻發和戰爭破壞力的尖銳，經濟危機的加深。

千百萬經常失業隊伍的形成，勞動階級貧困的強化和資產階級寄生性的空前增強，獨佔資本的加緊消滅資產階級民主以及建立它的公開獨裁。

戰爭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忠誠侶伴，它特別顯明地、深刻地反映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罪惡。它們特別確切地證明資本主義的虛弱和它的歷史命運——它的崩潰的不可避免性。人民所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構成人類繁榮的千百萬人口都被資本主義所惹起的大戰摧毀了。

由於獨佔資本主義的極端不平衡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戰爭的災害已是不可避免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恢復那時時被破壞的均衡的方法，除了政治上的戰爭和工業中的危機之外，沒有其它方法了。」（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三二頁）

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在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的協助下，企圖駁倒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最重要論證，是徒勞無益的。把戰爭的發生解釋為某種偶然的事件或是由於國王及掌管現代資產階級國家命運的主腦的不好和「不肯通融」的個性，那是十分可笑的。資產階級總是用和平言辭與和平談判來隱蔽戰爭的準備。英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後回到倫敦時宣稱，他已將大戰延遲了整整一個世代。這是打算欺騙人民的大謊話。現在大家都知道，慕尼黑達成了慫恿反蘇戰爭的協定，那時國聯還繼續高談着和平，但是帝國主義者在和平言辭掩飾下却準備了新的世界大戰。

資本主義是靠人民的流血和大量耗損勞動階級所創造的財富而生存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 G·費斯克曾計算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消耗，按照一九一四年的價格計達八百零七億美元，如照目前價格則為二千億美元。這次大戰中的死亡數計有一千萬人。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耗費却不能跟第二次大戰期間參戰各國所受的損失相比擬。第二次大戰的費用幾達一萬億美元，被殺死的，包括和平居民的犧牲數，約計五千萬人。這些可怕的數字本身就足以證明大戰的毀壞力了。而且除了給予國民經濟和個人財產的如此龐大損失外，還有幾千百萬人成了殘廢和飢寒交迫，所消毀的物資約等於整整一洲的財富。

第二次大戰所破壞的和所流的血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超過好幾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創傷還沒有痊癒，被破壞的城市與鄉村還沒有復興，而戰爭販子已開始準備新的、更殘酷的、更具破壞性的戰爭了。各國的，首先是英美的反動份子，壓迫民主進步的力量，企圖為新的世界大戰準備前提。但是全世界人民根據自己的沉痛經驗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必然要產生戰爭，不能保證和平。他們日益確信，拯救人類的唯一道路，保證永久和平的方法乃是推翻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人民走去的道路。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時期，經濟的危機更深刻更持久了。這危機波及所有的國家和一切國民經濟部門。危機和蕭條時期特別拖長，而經濟繁榮時期却更加縮短。各企業部門慢性的局部停

頓和慢性的失業逐漸增強了。這一切特別明顯地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已不能利用他們所創造的生產力，而祇會日益地浪費多年來勞動所積蓄的財富。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經濟危機的破壞力增加着。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影響，自然，跟戰爭有所不同。不過由危機帶來的損失也非常巨大。由於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繼之而來的蕭條，損失比第一次大戰的費用還大。

如果一九二九年美國國民收入爲八百十億美元（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統計），那末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它是慘落了；按照一九二九年的標準，美國在六年內應收入四千八百六十億美元，而他們實際却祇收入三千零四十三億美元，即減少一千八百十七億美元。這數約等於美國消耗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數目。

僅僅美國一國在一九二九年世界恐慌時期所損失的國民收入要比各國在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化費的還多一·六倍。德國在這同一危機時期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千二百六十萬馬克，即比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費用多了一倍半。在經濟危機最猛烈的辰光，美國失業工人數要超過一千六百萬。這些統計顯示，美國在六年的經濟危機和蕭條中生產品的損失足可維持一個擁有一千七百萬戶的國家的正常生活。

在經濟危機期間生產下降的結果，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生產品損失的如何龐大，可由下列數字

證明：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危機期間，資本主義世界所損失的鋼鐵計達二億七千六百萬噸，這足夠製造二千三百萬輛環鏈拖拉機。而這種拖拉機，祇要一百萬輛就足夠耕種全世界的耕地（蘇聯除外）。所損失的金屬足夠建造八千公里長的設備完善並附有機車和車廂的頭等鐵軌。這要比全美國所有的鐵路長兩倍，而等於全球鐵球的百分之六十。這些例子足可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的浪費。

資本主義制度目前雖在某種程度上繼續發展生產力，但這是巨大的破壞和無數的損失為代價的。經濟危機將更加兇惡，資本主義政府的任何狡計決不能根絕它們。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大眾已十分明白這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他們必然作出這樣的結論：只有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才是解脫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這也就是共產黨始終主張的。

*

*

*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擁有增加生產所必需的物質和技術的資源，這些足夠使飢餓者吃飽，使襤者有衣穿，使赤足者有鞋襪，總之足夠保證人民的富裕和文化的的生活，可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資產階級的生產和分配方法都阻礙了這樣做。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美國之目標」一書中，作者史都華·契斯說道：美國由於現代化的技術，已進入「富裕世紀」。契斯寫道，遠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機構已有充分供給每個美國家庭所需要的物品的能力。大戰的結果，人所週知，美

國工業生產力大增。契斯寫道，技術人員簡直可把商品溺斃消費者。但是實際上（契斯也不得不承認）事情却不是這樣。美國生產力的發展却伴隨着失業，赤貧和被剝削羣衆的增加。

契斯寫道：「失業乃是現代社會的毒痛……這是人民不能無限忍受的諸大災害之一。所以，那走向慢性失業的經濟制度已不能無限期的保持下去。那些工作被剝奪的人們，排着隊領取救濟金和麵包的毫無意義的情景，再不應該重演了。」

顯然，「這毫無意義的情景」，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必須繼續下去。這是契斯不敢承認的。失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根除的罪惡，它侵襲着極大部份人類並且規模日益擴大。事實證明，在大戰前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各國，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九年的十年間，平均每五個工人中有一個經常失業者，但在危機時代，每三個甚至二個中就有一個失業了。

工人階級被剝削的加強，伴隨着它的窮困的增長。據美國的經濟學家皮爾的減縮的統計，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年間美國工人的每年平均工資要比一九二〇——一九二八年間的每年平均工資減低百分之十三。而且工人的收入僅够他們家庭的最低必需開支的一半。在德國，一九三八年就業工人數比一九二九年增加百分八·八，但工資總數却減低了百分之一九·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動階級的絕對貧窮更加加速了。實際工資直線地下降。美國的物價上漲了一·五——二倍，因此四口的工人家庭每週的最低生活費用在一九四七年初需要七十二元五角

，但當時每週的平均工資則爲四十六元九角。法國工人在一九四七年底的實際工資只等於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四十八。勞動農民的狀況也日形惡化。飢荒蔓延於西歐各國。

獨佔資本主義利用通貨膨脹把戰爭、戰後及其他國家開支都轉嫁於勞動羣衆肩上，而提高自己的利潤。

資本主義各國勞動大眾的貧窮和營養不足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切稍俱良心的作家在描繪資本主義各國勞動階級的物質狀況時都承認這點。譬如，美國經濟學家高士倫兄弟寫道：『我們四分之三的城市家庭不能有充分的食物，十家中祇有一家能獲得正常的食物。』（R. A. 及 O. R. Coarlin 富人與窮人一九三五年紐約出版第十頁。）

這些作家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不能保證人們最基本的需要。他們公正地寫道：『經濟制度要被考驗，它能否保證生活於這制度下的所有人民的食料、衣着、住屋、教育、以及滿足大多數人的文化需要，我們的制度却經不起這個考驗，我們的經濟制度已不適用了。』（同上第七九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揭露的關於工人階級的絕對和相對貧窮的資本主義法則，完全證實其正確了。

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者日益確信，資本主義不僅不能處理失業和貧窮，而且它會使失業和貧

困更加深刻。祇有一條道路——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才能克服這個社會災厄，這也就是共產黨所指示的道路。

*

*

*

資本主義寄生性的增強，乃是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最重要特徵。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寄生性表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生產人數的減少上。列寧曾指出，英國生產人數的比例減少了一九〇一年，則減為百分之十五。根據最近材料，這種工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一九二九年已減到百分之十三·六，而一九三三年更降到百分之十一·四。在其他資本主義各國也可看到同樣情景。一八四九年美國的產業工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五。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一九年，工人總數絕對和相對地繼續增加。但此後產業工人的比例就有規則地下降。甚至在工業生產創發展記錄的一九二九年，美國基本工業部門的工人數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九，而一九一九年則為百分之九·八；一九三八年更減低到百分之六·四。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產業無產階級對全人口比例的增加乃是暫時的市場景氣，因此它不能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產業無產階級的比重不但不增加，反而減少；同時寄生階級——靠利金生活者，交易所經紀人以及大羣金融寡頭的職員——則大大地增加了。

在非生產範圍中工作的具有勞動能力的人民，不論絕對或相對地都在增加着，而在生產範圍中的工作則相對地減少：先從農業勞動的人數開始減縮，到帝國主義時代，尤其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期間則從事工業勞動人數也銳減了。美國每十年在工業中的勞動比例的下降如下：一八七〇年它是有勞動能力的人民百分之八一·二，一九三〇年則降至百分之六三·一，一九四〇年僅百分之五五·六了。

摩根和洛克斐勒不但需要大批人員爲他們管理企業和機關：他們還需要龐大的鎮壓隊伍來強迫工人遵守規律和保護資產階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資產階級在努力壓迫無產階級革命活動時，千方百計地加強那壓迫勞動階級的國家機關。增加警察人數，尤其政治警察、添設監獄、集中營和資產階級的法庭，增加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官吏。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和殖民地制度的動搖，使資本主義國家在平時也得保持着極龐大的武裝力量。

大家公認，軍國主義乃是英國和法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戰後經濟困難的主要因素之一。剝削階級不僅不縮減他的壓迫機關和武裝力量，相反地，他們爲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爲保持反動政體、爲新的軍事冒險還不斷擴大着這些機構。這一切巨額地擴大了寄生性國家的開支，加強了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和苛稅的壓迫。

資本主義社會寄生性的增強使勞動階級的負擔更爲沉重。解脫這個重壓的道路只有一條，就

是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共產黨正領導着被奴役的人民向着這條路前進。

* * *

獨占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各國不僅在經濟上而且也在政治上起了根本的變更。列寧曾指出道

「建立於新的經濟上、建立於獨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即獨占資本主義）上的政治上層機構，就是從民主政治的轉變到反動政治。民主政治適宜自由競爭，而反動政治則適合獨占」（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〇七頁）。而且，由於獨占資本主義的發展，它的政治侵略性和反動性也隨之增加。議會式的民主設施被消滅和被取消，資產階級傳統的議會政治也被蹂躪。法西斯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好戰的帝國主義的最強盜式的一種反動政治。現代帝國主義的對內或對外政策完全否定了民主。這種從民主到反動政治的轉變乃是資本主義削弱的象徵。這證明資產階級已不能再利用資產階級民主的舊方法來統治了，所以不得不使用恐怖手段。反動政治的對內政策會使階級的矛盾尖銳，它不能鞏固，反而會削弱資產階級制度的政治基礎。反動政治的對外政策是擴展帝國主義的勢力和侵略，努力消滅那些自主權較弱的國家。這反動政策會使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加深，使他們間的軍事衝突加速。

雖然戰爭給民衆帶來了極大的窮困和災厄，但是它也加速了他們的自覺性的發展。列寧曾解

釋道，對於人民戰爭的體驗跟歷史上任何危機以及任何大災厄一樣，一方面雖是折磨和破壞，但另一方面却得到了啓蒙和鍛鍊。歷史證明，在危機中，達到鍛鍊和剛強要比遭受折毀和精神頹喪的多得多。一八七〇——一八七二年大戰加強了革命運動，它使拿破崙三世顛覆，而出現巴黎公社。正如列寧預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強了階級矛盾並加速了革命運動的發展與進攻。在革命危機已達到最高潮的俄國，列寧和史大林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摧毀了帝國主義的鎖鍊，革命浪潮侵延到全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全世界資產階級機構都處於革命恐慌中。這一切的一切對帝國主義都是嚴厲的警告，使它記住不要玩火。

一九三四年一月史大林會指出，帝國主義又在進行新大戰了。當時他還預言了新世界大戰的結局。他對大戰預言道：「……它跟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過程中所有的情形一樣，這次戰爭必將發揚革命，並在各國提出資本主義本身的生存問題。雖然有了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經驗，但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會拉住戰爭像瀾鋸者拉住葦莖一樣。這意思是說，他們終要陷入僵局，並盲目地飛入深淵。」（史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三一頁）

許多事件證實了史大林的正確預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結果乃是世界反動堡壘——帝國主義強盜德意日等國的軍事破產。由於法西斯國家的被擊敗，力量的對比變得不利於反動而有利於民主了。反動政體在中歐和東

南歐諸國的崩潰，給予大地主階級極大的打擊，推翻了資本主義統治並建立了新民主政體。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烈掀起了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爭取人權的鬥爭，法西斯國家的敗北改變了許多國家內部各階級間的力量對比。大戰的結果，從希特勒佔領下解放出來的諸國，工農階級的地位得到鞏固。而資產階級勢力却被摧毀。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使力量的對比繼續改變得有利於民主和社會主義營陣。

民主與帝國主義是兩個對立的營陣，誰擁護民主，誰必作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反之，誰支持帝國主義，誰必是反動者。例如，僞民主份子——右翼社會黨艾德禮、貝文、勃魯姆、賴瑪迪、薩拉加特，史巴克等等，他們都高唱民主，但事實上却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上。

以「第三方面」爲隱蔽右翼社會黨跟其他的反動政黨勾結着。「馬歇爾——杜魯門計劃」是趨向鞏固反動勢力並鎮壓民主力量的。這計劃以否定其他國家的自主權爲原則，它獲得了右派社會主義者的積極擁護。邱吉爾稱贊貝文和美國國會歡天喜地歡迎他的計劃，這並非偶然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右翼社會黨人的叛逆政策會趨向法西斯路線。現在右翼社會黨人願意重用這個「經驗」。他們企圖，正如十年之前一樣，分裂工人階級，迷惑中產階級，爲反動派勝利佈置基礎。在虛構的僞善的「第三方面」的擁護下，似乎他們是超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但是他們却千方百計鞏固反動勢力的地盤。不過人民大眾已得了許多教訓。三十年來的經驗不是徒

然的。人民大眾看到，獨占的統治甚至會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經驗告訴我們，祇有消滅獨占資本主義政權才能保證民主的勝利。各國人民更堅定地相信，為爭取民主只有一個道路：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他的僕奴的鬥爭。

*

*

*

所以，審查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它的缺點後，便會做出結論，祇有一條道路可以使人類解脫資本主義的羈縛、消滅戰爭、經濟危機、失業、窮困、寄生蟲、保證各國人民的民族自主權和真正的民主，這條道路就是共產黨員所走的道路，就是推翻獨占的統治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走向共產主義。

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大眾不僅每天有自己的鬥爭經驗並且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使他們確信這些結論之正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證明了這些結論的正確性。

資產階級一向運用各種方法和各種形式的宣傳，想證明那建設在私有財產和人剝削人上面的社會制度是永久的、不變的。它企圖證明，那些圖謀毀害這個社會制度的人必然失敗。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證明了這種論調的荒謬無稽，證明工人階級能够推翻資產階級並建立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新社會。現在蘇聯在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原則上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代替了生產工具的私有制。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了，勝利地實現了社會主

義按勞動分配的原則、同志合作的關係以及社會主義的互助。新型國家的成立保證了千百萬人民大衆參加共產主義的建設。在蘇聯，全國各民族間的友誼得到了鞏固而以民族爲形式和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了繁榮。在蘇聯創立了計劃經濟，不知道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競爭。失業和窮困永遠肅清了，保證有系統地增加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生產力的空前未有的高漲代替了財富的浪費和被阻滯發展的生產。

這們新社會會通過最嚴厲的歷史考驗，向各國人民更明顯地表露出它超越資本主義的優點。蘇聯國民經濟按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擴展法則發展着。他的生產各部門都有系統地、不斷增加着。社會主義剷除了生產工具私有制所帶來的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統一的國家計劃能最合適地集中人民力量解決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經濟計劃的遂行會一致地、迅速地發展國民經濟各部門並使之平衡。社會主義經濟能够適時地預防和克復弱點，不像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盲目發展中那樣縱容弱點。

社會主義使生產中能無限制採用最先進的技術。當資本主義獨占經濟阻礙着技術的進步時，社會主義社會却深刻地注意各方面的技術發展，因爲這將鞏固蘇維埃經濟的力量和改善人民的享受。在社會主義之下科學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爲它爲人民服務，人們對於科學家尊敬而重視，他們有發展和應用自己能力的充分可能。

蘇維埃經濟的優點表現在社會主義經濟高速度的發展上。一九四〇年蘇聯大工業的生產品幾乎超過戰前水準的十二倍。在幾個五年計劃期間，即十三年中建立了以最進步技術為基礎的新工業。為比較起見，我們要提醒，英國從一八六〇——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三年中工業產量祇增加了三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她的生產低落了，直到一九三五年英國工業才重新回到戰前水準。德國經過七十八年她的工業產量才增加十倍。

國民經濟各部門迅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特徵。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業經濟必定是落後的，城市與鄉村之間有極深刻和極尖銳的矛盾。田地私有制使寄生的地主階級奪取人民大部份的收入，阻止採用新技術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個人的農民經濟運用他的原始技術和落後的勞動組織也會妨礙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祇有集體農場以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為基礎，應用高等技術和先進的農業科學才打開了農業經濟發展的大道。蘇聯在極短期間改善了先前落後的農業。農業勞動漸漸成爲工業勞動的另一面。

蘇維埃機構的力量特別顯明地、肯定地表現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希特勒德國的崩潰不僅是蘇聯的軍事和政治戰勝了法西斯同盟，而且也是她的經濟獲得了勝利。早在戰爭期間，尤其在戰勝德國和它的軸心國之後，蘇維埃人民就以無比的速度復興國民經濟了。

一九四七年底，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已達到戰前水準，國家取得的糧食數量跟戰前最豐收年代

相等，蘇聯國民經濟復興的成功使她能實行幣制改革，廢除配給制度。蘇聯盧布價格的穩定和實際工資的提高明顯地確實地證明，祇有社會主義勝利才能保證迅速復興大戰所破毀的經濟、急速清除戰爭的惡果、改善勞動階級的物质生活。

所以，三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向全世界人民證明，社會主義能够剷除那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並且能够創造繁榮人民經濟生活的環境。

*

*

*

不斷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的物質水準乃是社會主義的法則。在社會主義下，技術的發展不像資本主義那樣會把工人排出生產之外，恰巧相反，會正常地增加工人數量並提高他們的熟練性。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剷除了失業，這失業是資本主義下勞動階級的鞭苔。社會主義保證了全體公民的勞動權。

在蘇聯，那使工人階級貧窮的資本主義法則不再起作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革引起了蘇維埃人民需求水準的強烈增加，因此，各階層人民的物質享受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集體農場場員的收入要比革命前個別農民經濟時的收入多好幾倍。工人和農民的需求性質和水準漸漸接近了。

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寄生性的消費。在一九一三年，沙皇俄國的資本家佔人口百分之一五。

九。剝削者吞滅了百分之七五的國民收入。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現在國民收入全部用到勞動階級個人和國家的需要上面。因此在國民收入中勞動者的個人需要部分增加了三倍，投資部分增加五——六倍。

資本主義不能正確地利用社會勞動的資源，社會主義恰與此相反，它充分地、適當地利用了重要的生產力——勞動力。蘇維埃國家有組織地培養熟練工人、知識份子（通過國家勞動後備軍的組織、高等教育組織等等），有計劃地把熟練幹部分配到適當的社會主義生產部門。熟練幹部的增加要比全人口增加快速好幾倍。例如，一九二六——一九三九年蘇聯人口增加百分之一六，而機器配製工人却增加三·七倍，旋盤工人增六·八倍，削截器管理工人增十三倍等等。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使人民文化大大提高，進行了真正的文化革命。沙皇俄國文盲幾佔人口四分之三，而現在文盲已經絕跡。強制的免費的國民教育早已普遍地實施了，在資本主義下爲剝削階級所獨占的高等學府，在蘇聯則准許廣大勞動羣衆進入。蘇聯的大學生多於西歐各國總和千百萬人在講習班、夜校中讀書。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每百人中有一百二十八人在求學。新的蘇維埃知識份子業已形成，他們從人民中出來，跟工農有密切的聯系，跟共產主義同伍。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間的界限漸漸地消滅着。

所以，蘇聯的經驗證明了，社會主義能肅清寄生制度、窮困和文盲，能保證人民文化和生活

的物質水準的不斷提高。

*

*

*

蘇維埃國家是世界民主陣營中最先進的國家。

資產階級的民主祇是形式上宣佈人民的政治權，反之，蘇聯人民却真實地管理着國家。蘇維埃是包含成千成萬人民的羣衆組織，職工會和合作社吸引了千百萬人們來管理國家，在解決基本的政治和經濟任務中教育他們。

蘇維埃民主從人民大眾提拔出來許多天才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部門。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使勞動階級能够發展自己的才能，能顯露自己的天才，這在人民中間有着豐富的泉源而它們却遭受資本主義蹂躪、壓迫、窒息。

蘇維埃國家解決了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問題，保證了各民族間實際上的平等，消滅了那些曾受沙皇壓迫的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落後性。蘇聯堅持各種族和各民族的平等觀念、民族間兄弟的友好觀念。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這個觀念戰勝了法西斯的鄙視人類的觀念。

全世界人民根據蘇維埃國家的經驗確信，祇有剷除資產階級國家和把政權轉給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吸引所有勞動階級積極參加自己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生活，才能保證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則上的民族間合作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迅速發展。跟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

澈底爲和平而鬥爭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喜歡戰爭。戰爭帶給他們龐大利潤，他們可以在勞動階級的流血、貧窮、破產上發財。勞動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愛好和平，因爲在和平條件之下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才能保證人民物質幸福的不斷提高。

蘇聯根據它的本性乃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它爲澈底和平而鬥爭。蘇維埃外交確實地暴露了法西斯的和平「高唱者」和新戰爭的販子。

蘇維埃國家是以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間合作的可能性和望願爲出發的。在完全平等條件下的各國經濟合作足以鞏固她們的經濟，而且是促進和平的因素。

三十年來蘇維埃國家的經驗向全世界無產階級顯示，祇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保證鞏固的和平與人民的安全。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像共產黨這樣有羣衆、有權力、有組織、其任務又如此崇高。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其他戰士像共產黨員這樣的高度覺悟、認識、鍛鍊和對人類解放事業的忠誠。共產主義運動是趨向社會發展的歷史上的必然和必不可免的道路。這是現代社會最先進最進步階級——無產階級的運動。所以共產主義運動是不會失敗的，它必定在全世界得到勝利。

共產主義奠基人的偉大預言——敲起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喪鐘——實現了，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大衆正在掙脫自身的鎖枷。

(英譯)



世界人民
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基本定價： /